

走向世界的斜滩“茶码古道”

口韦希成 文/图

斜滩古镇地处寿宁县城南部，背靠有名的车岭马兰岗，有陆路通往县内各地和闽浙边界；水路直通福安、赛岐、三都澳等地。

1957年福（安）寿（宁）公路修通之前的数百年间，县内以及邻近闽北的松溪、政和，还有浙南的泰顺、景宁、庆元等地的农特产品茶叶、桐油和粮食等大宗物产，都是靠山里担夫肩挑到斜滩装船出运；沿海的海产品及盐、食糖、布匹等南北杂货也由船运到斜滩，而后肩挑分散到县内和周边地区，供应民众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。因此，在历史上斜滩一度成为物资集散码头地。因为常年采制茶生产时间可达8-9个月，实际上，斜滩码头成为茶叶出口的专用埠头。

在旧社会，水陆交通途上，不但山岭重叠、荆棘丛生、滩陡流急、礁石遍布，而且匪患不止，众多的挑夫和船工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知经历了多少忧患，洒下了多少血汗。据当年《何氏家乘》记载：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七月，斜滩渡船翻沉，50多人溺水，死者40余人。

从福安到寿宁走陆路为120华里，必须经过斜滩，所以斜滩又是寿宁的一个门户。自斜滩而上，通县内和县界地区的陆路主要有五条，可谓“五县通衢”。但斜滩通往县内外的五条陆路都是上岭上坡的，举步维艰，加上匪盗横行，行人胆颤心寒。据斜滩卢氏、何氏家乘上记载，明万历二十年（1594）县令戴鏞为防倭寇、盗匪入侵寿宁，就在斜滩境内设四关（车岭关、绝险关、铁关、平岚关），据关防守，可见斜滩这些交通路线在国防、军事上也极为重要。进入民国后期，兵荒马乱、土匪猖獗，斜滩陆路上的车岭头、洋头亭、马岭亭、四脚亭就经常有土匪出没。所以那时，斜滩和城关出现包送运茶防匪的递铺哨，茶行茶商用钱雇这些持枪的保镖，上下都护送到洋头亭交接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夏天，就有温州茶商缪策臣携带银圆到斜滩收购毛茶，路经车岭洋头亭被土匪劫走300块银圆。

来往斜滩肩挑运茶的担夫行路之难，岂独车岭一处。北山岭、钱塘坡、山枣坑、还有那连绵不断的山岭石路以及闯渡口、过险滩人力撑扛的木船船工，为谋生计，几百年来，一年复一年，一代接一代，多少人常年累月出没于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，不知洒下了多少担夫和船工的辛酸血汗泪。

由于寿宁山高岭峻，与斜滩上海拔落差600多米，地势由北向南倾斜，所以县内许多河道都顺流汇聚于斜滩。主要有发源于浙江庆元岭头经寿宁县托溪、九岭和发源于庆元西溪经寿宁杨溪头、下屏峰这两条溪流汇合后，穿过大溪头、山田，绕斜滩村而下，再同发源于政和新康，经寿宁平溪、印潭、下老的溪流，在斜滩的交溪汇合，直通武曲、社口，再流经福安境内而后入海，成为天然水路通道。自斜滩至福安，溪流总长110华里，在武曲余坑以上称为龙滩溪（亦称渔溪），社口以下至福安龟岭称长溪，河道虽较平坦，但险滩礁石可不少，最有名的是虎口和滇头岩礁。

龙滩溪流经斜滩古镇地段，溪面宽阔，水流平缓，溪岸两边形成自然的阜头，即古时交通驿道上的渡口，而成为便于停泊船只、起卸货物、水陆来往便捷的水运码头，几百年来，是古镇斜滩历史兴衰的见证。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楼下复兴码头，一直沿用至上个世纪70年代，历经“风雨飘摇渡苍生”，最终完成了使命。

斜滩木船统称“斜滩槽”，船身宽2米、长4米，两头翘，用松木板拼接，缝合处以炒竹丁衔接和填塞油灰加固，每船可装竹蓬二张，以升降开合，作避雨歇息和住宿之遮盖，船头竖桅杆张帆。船夫2人，前者撑篙，后者操桨。每条船顺流可载干茶1吨左右，而逆水只装载10-12担货物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，寿宁及周边县年景好，茶叶丰收，产量大增，斜滩运茶货船达130多艘，以后增加到200多艘，其中专为大商家复兴号茶庄运茶外销的平时有40艘，最多时达93艘。大多船工驾驶技术娴熟，能履险如夷，多雨季节，顺流运货，一天即可到达福安赛岐；逆水回船从赛岐到斜滩，船运要2天，枯水则要3天。

斜滩这条得天独厚的水路，既是起点，又是终点，使得它比县内各地较早开放，与外界联系也颇为频繁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斜滩的社会贤达对抗战时事倍加关注，就是利用船运的便利，每天都会看到从福安寄来的《战生日刊》。这是一张油印小报，内容是前线战讯、战役地图等，台儿庄大会战、义勇军炸沉日舰“出云号”的胜利消息由这张小报传到斜滩时，闻者欢欣鼓舞，有人还当街买酒，开怀痛饮，以示祝贺。清末到民国，内外物资交流渐趋繁盛，不但促进经济发展，而且航运便利外出去求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为当地造就不少达官名人，近代史上古镇成为闻名海内外的“研究生之乡”。上个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，斜滩复兴号、周元丰、郭丰记、卢广源等茶行的30多万担精制茶叶就是利用这条水路通道，由斜滩装船启运，远销福州、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区。民国时期，斜滩盛产的“坦洋工夫红茶”远销英国、德国、俄国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，就是从这条茶码古道运出销往各地的。那时，从海外运回的装茶空箱或洋油箱以及其它货物包装箱，只要打上“中国·斜滩”的圆形蓝钢印字样即可到达原地，可见斜滩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之高是空前绝后的，故此，古镇斜滩被誉为“闽东小上海”。

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，斜滩籍旅外知名人士、时任福建学院院长的郭公木先生、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宜武先生、担任三沙海关关长的卢少洲先生和当时的海军总长萨镇冰交情甚笃，他们馈赠给萨公10箱斜滩产的“坦洋功夫”茶，萨公品赏后赞不绝口，视为佳茗珍品。在他出国巡访东南亚诸国及港澳期间，把斜滩的“坦洋功夫”茶精装成珍贵礼品随带出访，分别赠送给各国军政要员或友人，使斜滩茗茶声名大噪，备受青睐。此后，古镇斜滩商贾云集、购者如林、销路广阔。记得当地文昌阁有幅对联：“门迎云路三千客，地踞龙江第一乡。”即

为当年这里的写照。

那时候，每到茶叶上市季节，斜滩码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。来自三村五境的茶农肩挑背扛新茶到斜滩出售；闽浙五县的茶商、挑茶工从四面八方云集斜滩溪岸两边埠头购茶；周边山路上挑茶袋的、抬茶箱的络绎不绝，不分昼夜，风雨无阻；溪面上数百条“斜滩槽”往返穿梭，装茶上船的、卸货搬运的，熙熙攘攘，人流如过江之鲫。斜滩方圆数百米内，挑工柱杖敲地声、船夫起运呼喊声、商家村妇叫卖声、客棧老板招呼住宿声，此起彼伏，连成一片，唱响商贸繁荣的交响曲。夜里斜滩的景色十分壮观。松明、竹篾火把、风不动、煤油灯，把整个斜滩码头、街道、溪岸照得彻夜通明；船只马灯闪烁，在溪面上似密密麻麻的萤火闪闪浮动。据史料记载，鼎盛时期，斜滩开办经销茶叶的茶行24家，就有3000多人日夜加工精制茶叶和从事购销活动，生意兴隆，四通八达。当年寿宁县令宋际春写过一首《咏斜滩》的五言诗来描述斜滩古镇的繁华景象。其诗云：“岭势从天下，滩流委地斜。风烟团一市，茶香绕千家。夜剧村逢偶，春寒县闭衙。鲤灯今夕见，百里最繁华。”

